



SIN WENZ Y SIN WENXUA YNDUNG

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

WU YZHANG ZHU

吳玉章著

SIN WENZ Y SIN WENXUA YNDUNG
新 文 字 與 新 文 化 運 動

WU YZHANG ZHU
吳 玉 章 著

華 北 大 學 出 版

再版序言

一九四〇年我們在延安進行中國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時候，我寫這一篇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在新文字論叢上發表；一九四八年華北大學爲了供給語文研究室和第二部教學的參考，把它油印一次，中間經過的時間已經快十年。在十年當中，由中國抗日戰爭到人民解放戰爭，今天人民解放戰爭很快就要在全國獲得完全勝利。從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就要完全變成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那麼，中國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無疑地將有更多更好的條件。

原文僅把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歷史地敘述了一下，新文字的方案，也大都是根據一九三一年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原方案。十多年來，各地從事于新文字運動者，在總的方向都是一致的，但在文字技術上各有相當的成就，也各有部分的改變，因此，和原方案就各略有出入，又加以地區爲戰爭所分隔，未能共同研討，使之趨于一致，這是最大的缺憾。現在全國快統一了，正是我們很

好共同研究以便預備推行的時候了。本來想把原書重新修正與增刪，因為事務繁多，不暇顧及。

最近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即將成立，許多同志要求將本書從速出版，以作參考，現在即將原書付印，其中有許多不妥當和應該修改的地方，希望同志們多多提出意見，以便將來修正。

吳玉章

一九四九年，七月。

目 錄

再版序言	(1)
一 前言	(1)
二 <u>中國舊文字</u> 的源流	(5)
(一) 人類語言文字的發生與勞動的關係	(5)
(二) 世界文字發展的兩個系統	(8)
(三) <u>中國象形文字</u> 的產生和其變遷與解說 的社會經濟基礎及階級性	(16)
(四) <u>中國文字</u> 的轉變與切韻及字母之發明	(30)
(五) <u>中國象形文字</u> 轉到 <u>拼音文字</u> 底趨勢	(33)
三 <u>中國新文字</u> 底創造	(37)
(一) <u>中國新文字</u> 創造底經過	(37)
(二) <u>中國新文字</u> 運動底發展	(62)
(三) <u>中國新文字</u> 前途底展望	(65)
(四) 小小一點補充	(72)

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

一 前 言

我們要創造廣大民衆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義的文化，首先就要有大衆容易懂、容易學、容易寫、容易念、容易認的文字。中國方塊的漢字恰恰沒有這五個條件，因此，近年來才有創造和促進新文字的運動。到今天大衆是迫切需要新文字，不幸還有許多阻力使它不能發展，這是文化上大衆化的一個嚴重問題。現在我想把人類及中國文字的產生、發展及其演變底歷史和新文字的創造的經過情形大概說一說：

首先我們要了解下面三個前提：

第一，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其他藝術、宗教、文學等等一樣是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築物。社會的經濟基礎一起變化，則上層建築物中，或遲或速地都要發生變革。因此，我們研究每一個國家文字變革的歷史，不僅要研究

文字變革的本身，而尤其要研究它的變革的經濟基礎。但是這裏又千萬不可忽視了人類活動的作用，因為它也同其他上層建築一樣，有人力的關係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間底相互的影響。馬克思曾責備他以前的唯物論者說：

『如果在一方面人類是環境的產物，那末，在另一方面，環境就是人類變更的。』（馬克思：論費爾巴哈的大綱，第三）

『政治的、法律的、財政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與其他的發展，都是根基於經濟，但它們之間是有相互影響的，而且它們也影響到經濟的基礎。』（一八九四年恩格斯的信）

修正主義的伯因斯坦以為：

『這和政治經濟學批評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的經濟「基礎」與建築於這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的關係有些不同。』（普列哈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文譯本，七〇頁）

伯因斯坦機械地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評的序言，他以為在經濟的『基礎』上所發生的社會的與思想的『上層建築』對於這『基礎』是沒有任何影響的。這是非常錯誤的理解。恩格斯曾經很明白地駁斥了這種機械論說：

『我們不能以為經濟情形的本身，自己會機械地

動作的。我們應該知道，人們自己經營着他們自己的歷史，不過他們的經營是在某種環境之內，他們是被各種實際的關係所決定了的。在這些關係中間，經濟的關係——雖然它們也是很受到政治方面與思想方面的重大影響，它的線索貫串了一切其他的關係。也只有這一種線索才能够引導我們去獲得理解。』（同上，七二頁）

因此，我們在研究文字變遷時，首先要注重社會經濟基礎，同時也切不可忽略了人的活動力量。這是第一。

第二，我們中國新文字運動已經有幾年了。這一時期中，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多的經驗。現在我們還要特地來研究中國舊文字的歷史，這是不是把舊文字和新文字並重，如一般所謂『保存國粹』、『整理國故』的思想呢？不，絕對不是的，我們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進化，常常是前後相聯系，慢慢地蛻化出來（雖然包含有突變、漸變等過程），而不是截然兩斷，新舊不相關的。所以我們要創造新文字，也不可不知道舊文字的源流和它的變遷。但是我們的研究，絕對不能如像滿清時代所謂『小學家』、『經學家』等等，只注重『考據』、『校訂』或『解說』古書；也絕對不能如現代中國和各國考究中國語言文字的學者，只重在考證『古音』、『古訓』。因為他們這些死板的、

機械的、守舊的研究，都必然要墮於學院式的泥坑。我們十分了解中國舊文字在相當的時期內，是幫助了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發展，但它也同其它的社會關係一樣，現在却變成了經濟、文化發展的阻礙。因為社會經濟的基礎上有整個的社會關係、感情與思想、文學與藝術等等的上層建築，這種上層建築，起初也是幫助而後來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在基礎與上層建築中間發生了相互影響的作用。如果不了解上層建築與經濟的社會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變革，反而認為中國的文字是神聖的『文字』、中國的文化是『人的文化』，那末，必定會陷於從前張之洞之流『以中學為主，以西學為輔』的謬說，及現在某些人士所主張的『中國本位文化』的偏見。這些崇古尊孔的人，研究歷史的目的是毫無用處的，所以我們研究舊文字的歷史，是以幫助新文字的發展為目的，是以研究舊文化遺留下來而現在活躍在我們實際生活中的語言文字，使它們更能科學化、通俗化，以便很快地達到創造和普及新文字，來迅速地提高工農的文化為目的。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時時都不要忘掉了實際性和現代性。

第三，我們必須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作我們研究的方法，舊文字中一切神秘、虛偽、穿鑿附會等等解說，一定要打破，要澈底地加以清洗。而且不僅處處要注重文字變

遷的經濟基礎，更須指明它的階級性。因為文字也同其他的社會上層建築一樣，它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常常含有階級的原素在裏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

『法律、道德、宗教，在無產階級看起來，都是資產階級底偏見，背後都藏着資產階級利益的伏兵。』文字是文化的工具，自然也免不了當時社會階級的反映，特別是統治階級意識的反映，所以我們在研究文字史的過程中，必須揭露其中所含的階級偏見。

以上三點是我們在研究中必須注意的。

二 中國舊文字的源流

（一）人類語言文字的發生與勞動的關係

我們知道，人類語言文字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由於人類勞動，經過長期的發展而逐漸進化起來的。恩格斯說：

『勞動的發展，又促成社會各分子間的聯系，由于彼此互助的結果，人類更了然於彼此合作的好處，人類至此便感覺得彼此晤談之必要，這種要求，果然造成了相當的器官，猴類底不發達的食道，漸漸地改造起來，由簡單的氣管漸變為複雜的喉管，而口腔也

漸能發出一個以上的連續音。

要正確的解釋語言的發生及其和勞動的關係，最好拿動物來作一比較觀，有少許動物及其中比較發達者，彼此傳達消息，無須綴音語。在天然情況中，沒有一種動物能自己說話，或能了解人類的語言。獨於家畜則不然，譬如犬馬和人相處，竟能在相當範圍內了解人的語言；它們還訓練出一些複雜感覺，如對主人的愛慕和感謝等（這些感覺在它們未被人類餵養以前，是不能有的）。只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構造特別，專向一定的方面發展，因此，它的說話底本能竟不能不被剝奪，但是只要發音的狀況較為順利，這種缺點畢竟是可以免除幾分。鳥的喉頸和人的大不相同，然而禽獸中能說話的只有鳥類，鸚鵡挾其怪難聽的惡聲，又要算鳥類中之最善於說詞者。』（恩格斯：從猿到人，中文譯本，三七頁）

語言由於勞動而發生，還可以用現在人類呼喊的聲音來證明，古列夫說：

『語言——「說話的天才」的發生，不是驟然的，是與勞動製造工具，長期發展而複雜的結果。最初的音節發現於不知不覺的呼喊之中，這種呼喊的聲音，是在勞動過程中用力時奪胸部而出來的（或者在

「爲生存奮鬥」用力時而發生的）。這種呼喊，很能辨別出來：「哈」（xxa）——伐木者的聲音；「嗚嚇」（uux）——拖重者的聲音；「谷拍」（gop）——跳高者的聲音；「啡」（ffeï）——吹火者的聲音。這就是人類語言的雛形。我們一定要注意到最初勞動是「集體的」，勞動的呼聲，在「集體的勞動」的組織中含有莫大的意義。因爲原始的技術非常幼稚，工具笨拙，勞動勢不能不採合作的集體形式。因此，勞動便必然造成原始人類的鐵環，把散漫的「羣」變成了堅固的組合而形成「人類社會」。由合作的集體勞動，使交換意思的方法也要改善起來，隨之以種種呼聲，間雜以手勢表情，以致傳達之用。

比方「嗚嚇」（uux）的喊聲，要是帶有命令或詢問的音度，則爲「拉呀！」「拉起來了沒有？」由此可知言語的發生，只在同類的社會裏，勞動合作中，才有可能。由此可以知道動物不會說話，是因爲它們沒覺得有「語言」的需要，而它們之所以沒有這種需要的緣故，又是因爲它們不是「集體勞動」，彼此間沒有什麼事用得着聚談的。著名的語言學家奴阿列（Nuare）他經過許多考察之後，證明了言語的發源及其發展，是和工作的發生並進的，這是完全正確

由此我們可以說，人類語言文字的產生，是由于爲勞動合作所必需的結果而來的。

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東西，語言是用我們「話裏面」能够表示一個觀念（意思）的各種詞來造成的。外國各國的文字，都是由圖畫文字進到具聲音符號（字母）來表示詞的聲音。凡是寫出來的詞，都是用一個或幾個聲音符號來造成的，這種叫作拼音文字的系統。中國的漢字注重在形體，表示一個物件的詞，就是這個物件的圖形，比方：馬、☉、☾等，就像馬兒、太陽、月亮的樣子。每一件事物也按照事情的意義表示出來，比方：音調『上』、『下』兩個詞寫作『上』、『下』，就是說一個東西放在另一個東西上面叫做上，一個東西放在另一個東西下面叫做

下，這種表示事情的詞也像那事情的樣子，這種就叫着象形文字的系統。

拼音文字如從前的希臘文、拉丁文及由拉丁文變化出來而爲現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等的文字和其他各國如亞拉伯系統的拼音文字，都屬於這個系統。象形文字如古時的埃及和中國這個系統的漢字（舊文字），都屬於這個系統。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已絕世了，現在只有中國和屬於它這個系統的，還保存着象形文字的系統。

埃及的象形文字雖然絕世，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可以知道它的大概，據房龍所著人類的故事（Hendrik Vanloon：The story of mankind）這本書第四章上說：

『埃及人所發明的許多東西之中，最主要的一件，就是怎樣保存我們的語言，可以傳諸後代，以爲後代的利益，就是發明寫字的技術。

我們現在對於報紙、書籍、雜誌等項，都已經看慣了，以爲人向來都能讀能寫的。豈知不然，寫字這種技術，在許多發明之中，算是最重要的一種，乃是很新的。如果沒有書籍這樣東西，我們人也與貓、狗一樣了。貓與狗只能教給牠們的小貓與小狗一些很簡單的事情，因爲牠們不會寫字，所以牠們沒有方法可以利用幾千年以來牠們的祖先所有的經驗。

在我們紀元前的第一世紀內，有許多羅馬人到埃及來，他們在山谷裏發現了很奇怪的小畫，這些小畫看來與埃及歷史上很有關係的。但是羅馬人對於外國的東西向來不注意，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廟宇和宮殿的牆上，和蘆葦製的大紙板上所刻的種種奇怪的形象，便也不去追究它的起源。當時埃及最末的幾個僧侶懂得這些圖畫的「神聖」技術的，在幾年前已經都死去了。自從埃及失了自主之後，它的國家就成了一所富藏歷史檔案的倉庫；關於這些歷史的檔案，沒有一個人能解釋它們的意義，並且在當時於人或動物都是毫無用處的。

過了十七個世紀之久，埃及依舊是一塊奧秘不可測的土地。直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大將拿破崙要去征伐華領印度的殖民地，到了非洲東部，那時還沒有渡過尼羅河，他的戰事就失敗了。但是無意之中，這個有名的法國的遠征隊，倒把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問題解決了。

有一天一個法國的少年軍官守着羅塞達河邊一個小小的砲台（尼羅河的要口），當時他守得厭煩了，想費幾點鐘的功夫，到尼羅河的三角洲上的廢址中去搜羅些古物。你看！他竟尋出了一塊石頭來，他看了

實在莫明其妙，這塊石頭上面與埃及的別的東西一樣，也有小畫。但是這塊特別的黑色玄武石，與以先所發現的石頭不同，上面刻有三種文字，一種是希臘文，希臘人是知道的，所以他想：「現在只要拿埃及的象形字來與希臘的原文一比較，便可以知道它的奧秘了。」

這個方法聽聽固然是很簡單，但是費了二十餘年之久，才把這個謎語解明了。在一八〇二年一位法國的大學教授，名叫禪普亮，起首把這塊羅塞達石頭上的希臘字與埃及原文兩相比較，直到一八二三年他才宣佈說已經尋出了十四個字的意義。不過幾時，因為他用功過度，便得病死了。但是埃及文字的重要已經明白了。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尼羅河流域的歷史比較密西西比河的歷史來得清楚些。並且因此我們得了一部含有四千餘年的記載。

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這字的意思就是「神聖的文字」），既然在歷史上佔有這種重大的位置（有少數的與原形略有變更的幾個字已經採入歐美的文字中了）。你便應該知道五千年以前為後代的利益如何保存言語的那種巧妙的方法。

你當然知道什麼叫做畫形字。在美國的西方平原

上的每段印度故事裏總有一章專用小畫來描寫的奇怪的故事。那種小畫，是說殺死了幾隻水牛，某地方有多少獵人。這種故事的意思，大概都是很容易懂的。

古代的埃及文字並不是一種畫形字，尼羅河岸的聰明的居民早已經過這一個階段了。他們的圖畫不但是代表所描寫的物象，還包括許多的意思在內。我現在再舉一個例給你們聽：

「假使你是禪普亮，你在那裏研究一疊蘆葦製的紙板上的象形文字。忽然你看見一張畫是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鋸子，你會說：「對了，這畫的意思一定是一個農夫出來砍樹」。以後你又拿起一張紙板來，上面講的是一個皇后八十二歲上死了的一段故事，在這句子中間你又看見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鋸子的圖畫。八十二歲的皇后的手裏不會拿鋸子的。那麼，這個圖畫一定有別的意思了，可是是什麼呢？」

這個謎語以後被一個法國人解釋出來了。他發現出來埃及人最早應用那種我們現在所謂「諧音字」——一種描寫言語的「聲音」的文字，這種文字使我們可以把我們所有的言語只要點幾點，畫幾鉤，便可以寫成大篇的文字（這就是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演變的開始——引者註）。